

艾勒里·昆恩主選

朱佩蘭譯

# 世界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ELLERY QUEEN'S CRIMINAL DOZEN

《2》

12



ELLERY QUEEN

**DOZEN & ONE LITERARY MYSTERIES**

世界推理小說傑作精選

第二集

艾勒里·昆恩主編

林白出版社印行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推理小說系列之 13

世界推理小說傑作精選第二集

主編者：艾勒里·昆恩

翻譯者：朱佩蘭

發行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四一九號 5 樓

電話：713—3344—5

免費郵政劃撥帳號：14980 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 台業字 883 號

營業部：林白出版社

台北市復興北路四一九號 5 樓

排版者：協明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武成街十一巷十七號

印刷者：文裕印刷有限公司

實價新台幣 100 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十日初版

換掉回寄請損污、裝倒、頁缺有倘

## 關於本書

給親愛的讀者們

一九四一年秋天，美國各大小書店的櫥窗裏，出現了「艾勒里・昆恩神秘雜誌」（EQMM）的創刊號（第一卷・第一期）。自從那時開始，這份雜誌從來不會脫期，而如今正迎接第四十一個年頭，稱得上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推理雜誌。在這四十一年間所發行的五百冊選集裏，刊載了六千多篇作品，內容不脫推理、犯罪、神秘和懸疑之領域，篇幅多達十萬頁以上，可說是此類作品的寶庫。

爲了闡明現代推理小說的趨勢，我特地從浩瀚的「EQMM」寶庫中，挑出十二篇作品，編成這本選集。其中十篇歐美各國的作品，是與日方編輯人員慎重研究之後，才從「艾勒里・昆恩神秘雜誌」的日文版裏精選出來的。我特別顧及東方讀者的口味，務求引人入勝。

白 林

在這十二篇作品裏，其中六篇由美籍作家執筆，另外四篇則是英籍作家的傑作。另外兩篇則分別是松本清張和夏樹靜子的傑作。這兩篇日本作品非常重要，因為它們代表近年來日本推理小說的菁華。

以恐怖命案爲題材的作品，共有十篇。犯罪的三大要素是動機、手法與機會，而本書集其大成，殺人動機複雜無比，牽扯到憎恨、嫉妒、罪惡感、金錢、復仇、孤獨、貪慾、清除障礙、維護地位與名譽或害怕秘密被揭發等因素；而殺人手法更是無奇不有，不啻於「謀殺百科全書」，使用了鈍器、絞殺、刺殺、各種槍械、毒殺、雇用職業兇手或自高處推落致死等殺人手段。

此外書中並出現成爲謀殺根源的罪行，例如搶刦、詐欺、治療失當、販毒、重婚等不一而足。小說背景會左右犯罪的機會，這些案件多半發生在美國、英國、日本的都市、鄉村、醫院或療養區，令讀者神馳異地。

親愛的讀者們，快翻開下一頁，讓本書帶領你進入出人意表的推理世界，從容品嚐這十二道充滿刺激、懸疑、恐怖和驚險的大菜吧！

一九八二年三月

艾勒里・昆恩於紐約

## 目次

艾克西奧山莊的悲劇.....	P. G. 伍德豪斯.....	七
雷奧波特探案.....	艾德華・霍克.....	三七
代罪羔羊.....	魯絲・連德.....	七二
世上最親切的男人.....	亨利・史雷沙.....	九一
受難的手術刀.....	哈洛德・Q・馬斯亞.....	二二
愚蠢的名探.....	喬艾絲・波達.....	二七
功虧一簣.....	巴德莉希・瑪嘉.....	二六
家常便飯.....	比爾・普洛基尼.....	一九
鄰居的丈夫.....	德納特・奧森.....	三三
雷登荷爾街之怪.....	彼得・拉布西.....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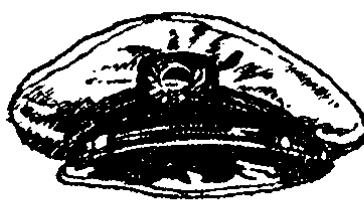
- 脚板下 ..... 夏樹靜子 ..... 二六七  
證言 ..... 松本清張 ..... 二九九

艾克西奧山莊的悲劇

P. G. 伍德豪斯

DEATH AT THE EXCELSIOR

P. G. Wodehouse



## 內容簡介

被害者是至少可再活二十年，身體健壯的老船長。醫生也說：「他不該就這樣死去……」

——艾勒里·昆恩

## 作者簡介

P. G. 伍德豪斯（一八八一—一九七五年，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是生於英國基爾福特的著名幽默作家。一九〇三年，他辭去銀行工作，開始在克洛普報撰寫「閑話休題」這專欄。行文風格以幽默的筆調為主，他所創造的管家吉布斯或瑪麗娜的故事，更為人熟知。本文原刊登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號的「比亞生」雜誌，最初的篇名是「奧克斯偵探的教訓」，他去世後才被更名收入其短篇集裏。本文不同於他一貫的作風，但却因此而充滿推理情趣。艾勒里·昆恩把這篇作品收錄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出版的「EQMM」裏。

## 艾克西奧山莊的悲劇

這家旅館的臥房陳設一如其他旅館，家具都非常樸實，有兩張床舖，一座松木製的衣櫃，一條細長的地毯，及基本的盥洗用具。但是，現在這間平凡無奇的臥房裏，却有一個與衆不同之處——地板上躺着約翰·加納船長。他雙手緊握，一隻腳以非常怪異的姿勢彎曲在身體底下，灰色的鬍鬚裏露出充滿邪惡笑意的牙齒，已渙散的眼瞳直瞪着天花板。

前一刻鐘，這小房間仍由他獨佔，但此時多了兩個人站在門內側，正低頭注視他。一位是身材魁梧的警官，正玩弄着手中的帽子，另一位則是身材瘦削而修長的老嫗，她身穿已顯得陳舊的長禮服，淡藍色的眼睛凝視着死者，漠然的臉上毫無表情。

這名老嫗是比凱特夫人，也是這家「艾克西奧山莊」旅館的擁有者。警官是格洛坎，舉止雖很溫和，却是碼頭一帶流氓混混的魁星。此刻他面對死者，臉上有一種無法掩飾的不安。他深吸了一口氣，擦拭額頭的汗珠，低聲問：「夫人，妳有沒有注意到他的眼睛？」

從帶領警官進入房間後，比凱特夫人就一直沉默着，即使聽到警官的問話，她也默不作聲。

格洛坎不由得看對方一眼，事實上，這位警官也像碼頭附近的人們一樣，有些畏懼這位「比凱特婆婆」，她的沉默、淡藍眼睛及嚴肅而果決的個性，令即使是艾克西奧山莊的常客——那些船員

們，也不敢去招惹她。換句話說，這位老太太似乎具有特殊的能力，可以一眼透視由這些船員們構成的碼頭小社會。

「我發現時就是這樣！」比凱特夫人終於開口了，她的聲音不大，但仍令警官嚇了一跳。  
他再度擦拭額上的汗水，並以推測的語氣說：「也許是中風吧！」

比凱特夫人沉默不語。

門外忽然傳來脚步聲，一位提着黑皮包的年輕人進來了。

「早安，比凱特夫人。我接到妳的通知，立刻……哎呀！怎麼會這樣？」年輕醫生說完，旋即蹲在屍體旁邊，拉起死者的一隻手臂，試着慢慢抬高。片刻後，他將手臂輕輕放回地板上，以陰鬱而絕望的表情微微搖頭。「已經死了好幾個小時了，何時發現的呢？」

「二十分鐘前。」老嫗回答。「大概是昨晚死的吧！他向來討厭大清早被人吵醒，而喜歡蒙在被窩裏睡懶覺，現在他的願望總算達成了。」

「死因是什麼？」警官問。

「在未驗屍之前，我無法回答。」醫生說。「乍看之下好像是腦中風，但根據情況判斷又不太像。當然，也可能是心臟病發作，可是一個禮拜前我才替他檢查過身體，血壓很正常，心臟也沒有毛病。不過或許是我當時誤診，確實情況要等驗屍後才知道。」

醫生注視着屍體，露出一絲微帶疑惑的表情。「我真不懂，他不該這樣暴斃的，他是一位身

體相當健壯的船長，我敢肯定他至少還可活二十年。這一切當然要看驗屍結果才能了解，可是我總懷疑他是被毒死的。」

「毒藥如何進入他的體內呢？」比凱特夫人輕輕地問。

「我也不知道。不過房裏並沒有玻璃杯之類的容器，可見他臨死前未喝任何飲料。雖然也可以服用膠囊，可是又缺乏使他如此做的動機，因為他是個相當開朗的人。」

「不錯！」警官說：「在這一帶，他是個出了名的搗蛋鬼，大家都被他的口無遮攔搞得啼笑皆非，連我也對他敬而遠之。」

「根據我的判斷，他大概是昨晚天剛黑時死的。」醫生邊說邊回頭望了比凱特夫人一眼。「馬拉船長在那裏？他跟死者同住一房，從他那裏應該可以找出一點線索才對。」

「馬拉船長昨晚住在樸資茅斯的朋友家裏，而且吃過晚飯後便出去了，至今還未回來。」

醫生眉尖深鎖，站在房裏思索着。「我覺得很奇怪，這種情形若發生在印度，我可以肯定他是被蛇咬死的，因為我曾在印度待過兩年，看過無數被蛇咬傷的患者，他們死時的情形與加納船長非常類似。可是這種情形是不可能出現在這裏的，若說在薩山普頓的旅館裏會被蛇咬死，根本是無稽之談。比凱特夫人，妳發現時房門有沒有上鎖？」

比凱特夫人點點頭。「我是用預備鑰匙開門的。因為我敲了好幾下門他都沒回答，我擔心裏面出事了，便逕自打開門。」

警官插嘴問道：「夫人，房裏的一切你都沒動過吧？否則就麻煩了。因為正如醫生所說，他的死因不尋常，待會兒局裏派人來調查，一定會問及這點的。」

「一切都與發現時一樣，我絲毫未動。」

「掉在他身旁的東西是什麼？」醫生突然問。

「只是一把普通的口琴而已。他每天晚上都會在房裏吹奏口琴，其他房客雖常向我提出抗議，可是若非睡覺時間，我也無權干涉他的。」

「可能是他正在吹奏口琴時……才變成這樣的吧！」格洛坎警官說。「醫生，你不認為他是自殺的吧？」

「沒有人會認為他是自殺！」

警官吹了一聲響亮的口哨。「那麼，根據你的判斷……」

「我無法判斷，我剛才只是說這事有些蹊蹺而已。」

警官彷彿注意到相關的另一件事，而以略帶同情的語氣說：「夫人，這件事對旅館的經營似乎有很大的影響。」

比凱特夫人不置可否地聳聳肩。

「我看還是跟法醫聯絡一下比較好。」醫生說。

醫生出去後不久，格洛坎警官也跟着離開。他並不是個神經質的人，但在死者空洞的凝視下

，竟有一種無法待在房裏的感覺。

兩人離去後，比凱特夫人仍舊注視着地板上的屍體，她雖然面無表情，但思緒却非常紊亂，因為艾克西奧山莊是首次發生這種事。而且誠如格洛坎警官所說的，對一些想投宿的新客人而言，這種事件的發生必定會影響旅館的信譽。但是最讓她苦惱的倒不是金錢上的損失，因為她的積蓄已足以安享餘年，而且比她的朋友們想像中還富裕，真正令她擔心的，是艾克西奧山莊會因此而留下不好的聲譽。

艾克西奧山莊等於是她的生命，在目前居住最久的投宿者均無法了解的時代，她就已建造了這幢旅館，且以佈置樸實而清潔為號召，深受無數人喜愛。

按理說，曾被無數投宿者稱讚過的艾克西奧山莊，應不至於因此意外而使聲譽陡降，但比凱特夫人並不以此想法自我安慰。

她那淡藍色的眼睛嚴肅地注視着死者，從走廊傳來醫生的說話聲，更激起她的絕望感，她可以清楚聽到醫生以電話和警方聯絡時所說的每一個字。

位於新牛津街的保羅·史奈達偵探社，在十年內，由原先一個房間的辦公室，擴展到擁有數幢相連的辦公室，每個房間都鋪着光亮的木板，單調的打字聲到處可聞；此外還有許多足以顯示業務興隆的證據：以前只有史奈達一個人接待客戶，但現在他已聘請八位助手，自己則安坐在社

長辦公室裏。

最近他接下了一樁案件，這起案件乍看之下雖很單純，但也可能內情複雜，而史奈達正是認為後者的可能性居多。因此所收取的費用，按目前標準而言是非常低的，一方面固然是因為這事件本身很怪異，另一方面則是委託的人具有強烈吸引人的個性之緣故。他按下呼叫鈴，吩咐奧克斯立刻到社長辦公室。

史奈達以欣賞及摻雜着有趣的眼光，觀察這位名叫伊里奧·奧克斯的年輕人，他雖是新進人員，但絲毫不隱藏想改革社裏傳統調查法的雄心。事實上，史奈達一向就很努力地在加強自己的見識，其他助手也都有相同的心理。從很久以前，史奈達的辦案手法就以平實見長，而目前的成就亦證明他的方針是正確的。可是，史奈達心裏明白，在奧克斯眼中，自己只是靠幸運而成功的糟老頭而已。

史奈達之所以選擇奧克斯經辦這事件，其主要理由在於它是一件即使是毫無辦案經驗的人也可以處理的事件。此外，他認為奧克斯那種歸納推理的偵查方式，或許能獲得出乎意料的成功。

當然，在史奈達腦中還存有另一動機，亦即是想藉這個案子來挫一挫這年輕人的傲氣。雖然，奧克斯若失敗了將有損偵探社的信譽，但並不會帶來太大的損失。

門開了，奧克斯趾高氣揚地走進來。他的一切動作之所以給人自大的感覺，是因為他與生俱來神經質般的活力，以及由他的身材表現出的氣勢。他的身材瘦小，黑眼珠與薄嘴唇充分顯示出

是個典型的偵探型人物，相反的，史奈達却像個名利雙收的股票掮客一樣。

「坐吧，奧克斯，」史奈達說：「有一件工作想託付給你。」

奧克斯以一種如黑豹欲出擊的姿態端坐着，雙手互相交握，然後輕輕點頭。表情敏銳却沉默不語，這也是他的特徵之一。

「你到這個地點去進行調查。」史奈達遞給他一個信封。「位於薩山普頓一家專門讓船員投宿的旅館，發生了意外事件。我想你應該知道那是個怎樣的地方，一些退休的船長或船員常在那兒度過餘生，每個人都很古怪，但是到目前為止，那裏發生過的最大事件，頂多是在小小的牌局中，有人懷疑別人使詐罷了，然而這次却發生了命案。」

「是他殺？」奧克斯問。

「不知道，這點還有賴你去調查，法醫也不敢肯定的下結論。據他的判斷是『意外死亡』，可是我相信他也是不得已才下這個判斷。因此，我們現在必須研究的是，如果是他殺，兇手是如何行兇的？因為門由內側反鎖，旁人不可能進得去。」

「窗戶呢？」

「窗戶雖是敞開的，但這是二樓的房間，所以由窗戶進去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根據店東所說，窗外設有鐵欄杆，應該沒有人能鑽得進去。」

奧克斯的雙眼炯炯發光。「死因是什麼？」

史奈達清清喉嚨：「是被蛇咬死的。」

此時，奧克斯一改先前冷靜的態度，忍不住以驚訝的聲音說：「這……這怎麼可能呢？」

「可是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根據檢驗報告，被害者是因蛇毒致死。更正確地說，是中了眼鏡蛇的毒，這種蛇是印度的特產。」

「眼鏡蛇？」

「是的，表面上這只是一起發生在薩山普頓的旅館，一個人在反鎖的房裏被蛇咬死的單純案件。但令人不解的是，門開後，屋裏却不見眼鏡蛇的踪影。眼鏡蛇不可能由上鎖的門爬出去，也不可能由窗戶出去，因為窗戶所在的位置非常高，而且蛇也不可能由窗戶飛上來，再溜進房裏；至於煙肉就更別提了，房裏根本沒有煙肉……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史奈達以平靜而怡然的眼神注視着奧克斯，到目前為止，奧克斯接辦過兩個案子，但那都是輕而易舉的小案件，因此史奈達早有意讓奧克斯承辦必須運用一切推理能力才能解決的案件。而他相信奧克斯也早就想大顯身手一番，如今這個案件正符合兩人的心願。

「我想了解得更詳細一點。」奧克斯深吸口氣說。

「你可以去問旅館的主人——比凱特夫人，」史奈達回答。「也就是委託我們調查這件案子的人。假設這件案子是他殺，那我實在無法了解，除非是幽靈，還有誰能做出這種事。不過，錢已經收了，我只好派人去調查，何況我們的經營方針是絕不拒絕客人。」史奈達停頓一下，露出